

不是爷叔阿姨多爱咖啡馆 而是弄堂消失了

一

选择星巴克采访,因为它数量足够多,在上海拥有超 1000 家店。而且走进,总能轻易地见到合适的采访对象。

早上,星巴克里不乏对着电脑、开着晨会的打工仔。

但是到了下午,在那些已经开了 10 年朝上的星巴克里,大概率会遇到几桌爷叔阿姨。新世界商场内的星巴克,点评上已收录 17 年,环境是开放式的。

某个周五下午,两个阿姨闲适地坐在沙发上,看着像姐妹,却是两代人。

“伊是我阿姨,今年 68,比我大 10 岁,是姆妈最小的阿妹,伊帮我带小囡一道出来白相。”李阿姨(化名)的外孙 2 岁不到,正是精力充沛,需要到处放电的时候。

说是带小孩,但小孩此时并没有在她们身边,她们俩笃笃悠悠地喝完了星冰乐,在刷短视频。

“阿拉没事体做。小囡?伊要乘电梯,乘着乘着就能睡着,我姨夫带着呢。”李阿姨的阿姨在旁边点头,“对,我老公带。”

李阿姨对星巴克很熟悉,“以前工作时谈事情常常会约在星巴克。”她对于咖啡馆的要求是环境好一点,凳子坐着舒服点就行。

而一些年轻人对星巴克“味道淡,像饮料”的吐槽,反而是李阿姨选择的原因:“这边的咖啡味道阿拉吃得惯,有的牌子的咖啡味道涩,吃不来。”

以前点咖啡都是原价,但自从女儿告诉她们有优惠券后,她们常常在平台上用优惠券点单,“用三杯或四杯的那种券,我们有时会和舅妈一起出来,大家分一分。”

李阿姨家显然是紧密型家族,正说着话,集合全家力量带的小孩,奔跑着冲过来,一把拿起桌上的空杯嗦一嗦。

“没了没了。”李阿姨忙着阻止,给他递上水杯。

二

人民公园边上的星巴克,点评收入 18 年。

64 岁的干先生和小他一轮的朋友虞先生,正从店里走出来吃香烟。

两人是弄堂时代认识的朋友。干先生介绍:“格位是我老早打乒乓球的朋友,伊现在日本回来了。回来后,阿拉出来喝咖啡。”

时间一晃,虞先生出国已经 20 多年。再回上海,很多地方他都不认识了。

“怀念老底子哦。老早子好白相,弄堂好白相。阿姨姆妈一叫就好搓麻将了,现在叫也叫不着。”

干先生 2017 年搬到芦恒路,但“到现在隔壁人家姓啥也不晓得”。

“所以现在要出来呀。老朋友聚聚,就是格道理。如果现在蹲在弄堂里,要聚啥聚啦?”

20 多年前,两人碰头去的是四川路上的夜排挡。

“格辰光阿拉夜里讲好吃排挡去,吃小龙虾,螺蛳嗦嗦。现在没排挡了。”

“为啥道理?都是 office,夜里下班了,人没了,居民没了呀。”

好似一语道破天机。两人一来一去的回忆,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,给出了爷叔阿姨坐进咖啡馆的终极理由——弄堂没了,大排档没了。

咖啡馆就是新的弄堂,新的大排档。

而微信群是新的虚拟弄堂。4 年前退休,干先生就开启了咖啡馆聚会之旅。

“阿拉现在有群的,基本上一个礼拜自家报名,2 点钟吃咖啡,个末大家 OK、OK、OK,



不强求的。”

群有很多,有前同事、同学、打球的朋友。城市越来越大,大家居住得越来越散。聚会的场所多半在市中心,虹口的今潮 8 弄选择频率最高,因为那是干先生的故土。

“现在到星巴克,到外头喝咖啡,并不是讲欢喜喝咖啡。就等于有这样一个地方聚会,不点物事总归勿来赛的。”

咖啡馆只是场所,喝的不是咖啡,是往日情谊,是里弄生气,所以什么咖啡馆是无所谓的。“只要是环境好的地方,随机的。圆明园路 68 块(的咖啡)也喝过的。退休工资有八千,没啥不良嗜好,够用了。”

而且干先生不用优惠券,只用现金。口袋里放 3000 元,用了多少一目了然。

聚会一周一次,2 点喝咖啡喝到 5 点,再找个饭店吃饭,实行 AA 制。

“基本上(聚会)在 10 个人左右,因为夜里向一桌台子么,正好。”

“AA 制,但是有个人负责的,伊去买单,大家扫一扫。为啥道理?格能没有负担,能够长久活动下去。”

群聚会还有一条规矩,桌上只有 2 瓶啤酒,不吃“硬货”白酒。

“现在老酒基本不吃了,最多两瓶啤酒。”

“大家吃的前头都讲好的,(也要)帮老婆讲好。依万一场面上吃得太多,啥人送你回去啊?毕竟都六十多岁了,万一发生啥(讲不清)。”

“依要吃硬货,下趟叫依老婆来。”

三

眷恋弄堂的还有 69 岁的张阿姨和 66 岁的周阿姨。

两人工作日下午在瑞金二路、复兴中路转角处的星巴克室外坐着喝饮料。这家店点评收入 18 年。

她们曾经都住在不远处的高福里,2 年多前弄堂动迁,张阿姨搬去了新静安,周阿姨搬去了普陀宜川。

分的房子在嘉定、松江,她们觉得“老远的”、“远得咪”。于是拿了钱,买到了现在的居所。

周阿姨从小住在高福里,张阿姨是从顺

昌路嫁进来的。一个住街面房子,一个住弄堂里,互不相识。“本身不认得的,遛遛狗么就认得了。”

她们现在的聚会活动不是遛狗,而是去地段医院,还是原来那家。

“阿拉开药还是到陕西路地段医院,长乐路地段医院。”瑞金二路地段医院总院在陕西南路,分院在长乐路。

周阿姨坐 41 路来,张阿姨坐地铁 1 号线来。

之所以专门跑回原来的地段医院,一是有签约的家庭医生,二是故土难离。

“真的老不舍得的。有辰光阿拉过来,淮海路总归要兜一圈。不舍得,真的不舍得。”不舍得里有生活了几十年的弄堂,也有人情。

“弄堂里好,开出门就是茄山河(上海话,聊天)。一幢房子里跑出跑进,都打招呼的。”

“格辰光有劲,搬到新工房,赤佬也没一个的,没人讲话的,大家门关紧。”

当天配完药,两人“吃饱饭没事体做”,逛到了这家星巴克,“顺便吃吃”。

这顿咖啡的时间,两姐妹还敲定了两周后的农家乐之行,“大概 8 个人,待 10 天,前两天刚刚长兴回来。”

不止一次采访中,听到年轻人感慨,上海的爷叔阿姨好爱喝咖啡。

但当我们走进星巴克采访时,才发现他们喝的也许不是咖啡。

而是消逝的弄堂时光,以及由死亡迫近带来的人生观改变——“想穿点”。

昌路嫁进来的。一个住街面房子,一个住弄堂里,互不相识。“本身不认得的,遛遛狗么就认得了。”

她们现在的聚会活动不是遛狗,而是去地段医院,还是原来那家。

“阿拉开药还是到陕西路地段医院,长乐路地段医院。”瑞金二路地段医院总院在陕西南路,分院在长乐路。

周阿姨坐 41 路来,张阿姨坐地铁 1 号线来。

之所以专门跑回原来的地段医院,一是有签约的家庭医生,二是故土难离。

“真的老不舍得的。有辰光阿拉过来,淮海路总归要兜一圈。不舍得,真的不舍得。”不舍得里有生活了几十年的弄堂,也有人情。

“弄堂里好,开出门就是茄山河(上海话,聊天)。一幢房子里跑出跑进,都打招呼的。”

“格辰光有劲,搬到新工房,赤佬也没一个的,没人讲话的,大家门关紧。”

当天配完药,两人“吃饱饭没事体做”,逛到了这家星巴克,“顺便吃吃”。

这顿咖啡的时间,两姐妹还敲定了两周后的农家乐之行,“大概 8 个人,待 10 天,前两天刚刚长兴回来。”

不是每杯咖啡都会喝出“故土难离”的追忆,起码 75 岁的老胡不是。

他喝咖啡喝的是当下,要接孙子。

同样是瑞金二路的星巴克,老胡一个人坐在室外刷手机,面前是一杯热拿铁,原价 33 元买的。每周他来两三次,一杯是支付宝送的。“哦,你们没有对吧,大概是账户里要有钞票,可能 50 万以上。”

老胡随身还有一个买菜神器小拖车。

拿着小拖车,就说明当天是他“上班”的日子。

“今朝轮到我接小孩,时间还早,就坐一会,看看手机,捱辰光。”今天出来早的秘密都在拖车里,“我电视里看到介绍,五里桥那边长者食堂的菜烧得蛮好的,脚爪、大排骨、带鱼……我乘公交车过去,多买几只菜,夜里省得烧了,儿子第二天还要带饭。”

不同于为照顾第三代,老人和孩子一直同住的模式,“阿拉是到儿子家里上班。阿拉上三天,亲家上两天,排好班头的。”

老胡觉得这种模式不吃力,而那种一个月一换的,时间太长,不自由。老胡需要自由,需要休息天出去白相相。

除了像这样在“上班”路上,孙子学校旁边的咖啡馆坐下来喝一杯之外,老胡和朋友们在外面白相,也总要去喝咖啡。

“老朋友们出来聚,饭吃好,还不肯马上回去,总归商场里要找个咖啡馆。1 点多吃咖啡,4 点多回去。晚饭不吃的,年纪大了,晚上回去危险巴拉的。”

一窗之隔,这家星巴克的室内坐进了两个阿姨,正在对着一张 100 元人民币推搡。

“依不要烦了,我请依吃呀。”身着黑色连衣裙,配红色樱桃耳环,红色皮鞋的王阿姨对小姐妹朱阿姨说。

她们俩是初中同学,“认识几十年了,现在都 70 岁了”。原本都住在附近。

朱阿姨家动迁后搬去了闵行,王阿姨还住在附近。

朱阿姨是来找王阿姨玩的。两人先一起去瑞福园吃饭,吃完一路走走逛逛。

“啫,伊走不动了,所以进来坐坐。否则星巴克我不要吃的。”

“外国人的咖啡都老小杯的,伊不晓得哪能会搞得像缸子一样(大)。”

和朱阿姨因为心脏不好不喝咖啡不同,王阿姨是咖啡爱好者,“一个月外面吃咖啡,开销大概 1000 块”。

王阿姨和朱阿姨年轻时都去安徽插队落户,等到回到上海工作,妹妹先去了澳洲,王阿姨办了探亲随后也去了。“1990 年代去澳洲,随便走到哪里,都有一个很大的咖啡机,杯子、糖、奶都有,你可以自己去冲,当时一次性杯子我们在上海都没看到过呢。”

现在的王阿姨每天早上在家喝一杯胶囊咖啡,然后兜出门,再喝一杯。

她像一个社会观察家一样,喜欢观察什么样的人欢喜排队进光明邨,什么样的人在丰裕生煎聚会。

下午 4、5 点她会去淮海中路 755 号的 Manner 喝一杯。

(咖啡师)小鬼头和我讲,阿姨,依带只杯子来,好便宜 5 元。我想,这不是变零拷麦乳精了嘛。”

王阿姨比较懂经,“咖啡不好等,等一歇,油脂就‘呲’一记下去,赛过插队落户时姆妈给我带的麦乳精。”

六

在星巴克喝下数杯咖啡后,我们大致对阿姨爷叔喜欢什么样的咖啡馆有了点了解。

顶顶重要的是环境宽敞、座椅舒适。到了退休的年纪,身上都有了岁月的痕迹。像局促的梧桐区小咖啡馆、户外椅是不行的,每次起身都形同一次深蹲,考验核心力量。

在这一条大前提下,其余的都不太重要。因为他们是来聚会、歇脚的。

他们习惯看着菜单原价买,因为很多人都表示搞不懂优惠券,年纪大了手机看着吃力。而作为一周一次的聚会,30 多元的咖啡在可以承受的范围。

他们不用像年轻人那样,匆匆拿走一杯咖啡,为一天的打工续命。

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场所,见见老友。只是他们曾经习惯的环境不再有。

结束这一次的采访,我们有一种模糊的感觉,习惯是被培养的。当城市变迁,商业繁荣,最终不一定是人爱喝咖啡,而是人被“挤”到了咖啡馆。这是一个很宏大的、我们无法驾驭的问题——关于城市空间的变化对人的影响。

醉翁之意不在咖啡。

说起来还是城市的变化,和一代人对过往生活方式的另类沿袭。



扫码阅读完整版

文 / 晨报记者 姜天涯 顾 肇
画图 / 二 黑